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1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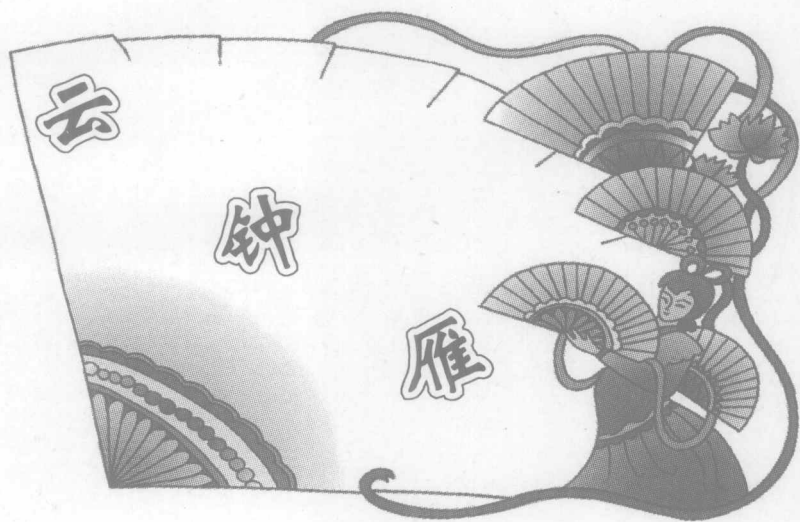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十二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无名氏 编

目 录

序	(7)
第 一 回 庆景星人才降世	(8)
第 二 回 梦明月玉女临凡	(13)
第 三 回 云太师无儿继子	(19)
第 四 回 钟御史爱女联姻	(25)
第 五 回 雁都统城边巡奸隐	(31)
第 六 回 刁国舅宫内讨人情	(36)
第 七 回 刁国舅买嘱三司	(42)
第 八 回 云太师会同六部	(47)
第 九 回 刁国舅专权误国	(53)
第 十 回 云太师告老归林	(58)
第 十一回 报私仇一计害三贤	(64)
尽公心孤身行万里	
雁翎降守西关	
钟珮身霸北寨	
都统无救陷奸谋	
国舅流言害忠勇	
雁公子云府避祸	
云太师南岭封王	
云文私通国舅	
刁虎强聘千金	
刁相公独探桃花店	
雁公子一闹太平庄	



云

钟

雁



- 第十二回 云小姐女扮男装 (70)
雁公子改名换姓
- 第十三回 文翠琼私定终身 (76)
刁国舅求偕佳偶
- 第十四回 文翰林考才择婿 (82)
刁国舅设计强求
- 第十五回 文翰林三上辞朝本 (88)
雁公子二闹太平庄
- 第十六回 雁双飞独闯西羌 (94)
钟林云私奔北直
- 第十七回 云文设计害钟生 (100)
刁虎通谋差季德
- 第十八回 季德行凶错杀人 (106)
云文使贿先鸣状
- 第十九回 钟林云问罪充军 (112)
洪元豹半途相救
- 第二十回 钟公子西湖卖画 (118)
章小姐南院抚琴
- 第二十一回 题诗偶逢好友 (124)
买剑结拜良朋
- 第二十二回 钟相公客邸传书 (130)
雁公子途中射雁
- 第二十三回 董家庄雁羽安身 (136)
乌风洞洪光落草
- 第二十四回 太平侯南关断义 (141)
老御史北塞思乡
- 第二十五回 重义番官留御史 (146)
无情国舅害忠良
- 第二十六回 抄家产钟府遭殃 (151)
逃乡土夫人避祸

第二十七回	章员外仗义疏财 钟公子母子重逢	(156)
第二十八回	钟夫人将女联姻 章员外教儿伴读	(161)
第二十九回	感时光钟生流泪 思父母云姐伤情	(166)
第三十回	下南闾夫妇相逢不识 会东园宾朋聚会谈心	(171)
第三十一回	步青云同奔北阙 思白发独步西关	(176)
第三十二回	旅店擒妖收宝贝 村庄伏盗赠黄金	(181)
第三十三回	少兄老弟拜宾朋 夜走晨眠寻老父	(186)
第三十四回	刁龙打擂逞凶 雁羽争强闯祸	(191)
第三十五回	小英雄智出三关 老都统勇平双寨	(196)
第三十六回	父子相逢议起兵 君臣会合思差将	(201)
第三十七回	胡总兵伸文告急 云太师进表回朝	(206)
第三十八回	云文怀金逃走 文正袖简传情	(211)
第三十九回	云太师忧国忧民 圣天子操兵练将	(215)
第四十回	破三关雁翎兴师 失五寨刁龙授首	(220)
第四十一回	弟兄夫妇共登科 郎舅师生同聚会	(225)



云

钟

雁



- 第四十二回 钟山玉吐露真名 (230)
云素晖暗传实信
- 第四十三回 云太师挂印提兵 (235)
文翰林持权标本
- 第四十四回 钟山玉督粮遇红光 (240)
章定金巡营擒季德
- 第四十五回 云太师行营审实情 (245)
雁都统大寨闻真信
- 第四十六回 念交情都统休兵 (250)
呈款曲太师上本
- 第四十七回 文翰林内廷见驾 (255)
圣天子传檄封官
- 第四十八回 北狼关胡申告急 (260)
南极殿刁发兴谋
- 第四十九回 飞虎闸胡申丧命 (265)
卧龙墩钟珮回南
- 第五十回 献地图大破番兵 (270)
顺天心共归中国
- 第五十一回 众公卿四上陈情表 (275)
小英雄三闹太平庄
- 第五十二回 辨忠奸朝廷正 (280)
法报恩仇众士舒怀
- 第五十三回 结朱陈共效鸾凤 (284)
联秦晋同偕金璧
- 第五十四回 授金书一团富贵 (289)
赐铁券万里封侯

序



云

钟

雁

夫人生之初，浑然天理，无所谓善，又何有恶？至嗜欲深而情性渐乖，遂至始于家庭，终于邦国。古人著书，以相诫劝。正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微言之；微言之而不能行者，则创为传奇小说，以告诫于世。庸夫愚妇，无不口谈心讲，以悦耳目，其苦心孤诣，更有功于警迷觉悟耳。

今此书向有抄录，旧本江以南流播尚少，坊友属予阅定，惠付枣梨，庶几广为传观，且可见福善祸淫之理，尚扶翼于宇宙间也。予因述其缘起如此。

道光二十九年夏四月珠湖渔隐识于道南书屋。



第一回 庆景星人才降世 梦明月玉女临凡

词曰：

古初天地本洪荒，是何人分判出两仪四象？却原来盘古氏凿破阴阳，生下些男女落在阎浮世上，把一个有德的做主宰君王，把几个有才的做王侯将相，几堆儿高泥堆便唤做衡嵩泰岳，几道儿阔沟渠便称为河海长江，强辨出日月三光，生造作寒来暑往。慢道天地之间人为贵，全不数牛马豺狼，那虚空一画岐为两。也亏那庖牺氏费尽许多心肠，留下这戏场，尽着那愚夫愚妇日夜奔忙。

话说那天下之事，总是巧中成拙，拙中成巧，苦尽甜来，乐极悲生，纷纷不一。这一段希奇故事，出在大明天启年间，那皇家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也不必细讲。

且言那天启皇爷的驾下有三位贤臣：第一位是文华殿大学士，姓云名定，表字天祥，夫人赵氏，本籍山东兖州府人氏。只因他年过五旬，只有一女，尚未生子，虽做高官，心中不悦。这也不在话下。他有一位同年，姓钟名珮，字鸣珂，夫人钱氏，四旬年纪，本籍是常州府武进县人氏，现任刑部侍郎，兼右都御史之职。他与云太师虽是同年，情如手足，不论官职尊卑大小，但逢朝廷公事已毕之后，他二人便诗酒往还，不是钟御史到云府来，便是云太师到钟府去，这也不在话下。还有一位武官，姓雁名翎，字冲霄，乃是行伍出身。原任西边口的一员守备官儿，因那年西边作乱，雁翎累立战功，是云太师表奏朝廷，升他到内



云

钟

雁

京，挂了兵部大堂的印，现任皇城九门提督都统之职。因他平日为人耿直，不受私情，那些在京的官员倒有三分怕他。云太师因他为人刚义，心中欢喜，因此他与云、钟二人都也相好。

一日朝散无事，云太师回府，独坐书房，正无情绪，忽有门官领着一员家将，捧着一卷裱过的大红绫子，又有一封书子，乃是当今国舅太平侯刁府来的。那国舅姓刁名发，字连科，是天启皇爷西宫娘娘的亲兄弟。西宫刁后，那年生了太子，故此娘娘得宠，将他亲兄加封了太平侯，又赐了他一所庄房，离皇城十二里，名为太平庄。庄内起了花园，盖了行宫，凡春秋天气，西宫刁后回家祀祖上坟，便在太平庄住宿。内有两个太监，八个侍尉在那里看守行宫，外又拨了三百名御林兵，派在那里伺候。这太平庄行宫周围，有七八里，一带濠河，甚是雄壮。那正门终年关闭，只有刁后到此方开。奉旨：凡一应文武军民人等，擅入太平庄者，登时打死。这太平侯为人不端，贪财好色，倚势奸淫民间妇女。倘有强硬告状风声，他便将人藏入太平庄，任你王侯宰相，哪个敢到他庄上捕缉？后来只为庄上藏奸害人，雁公子三闹太平庄，此是后话，不表。

但言那日门官领了刁府的家将进了书房，见了太师叩头，呈上书子。太师拆开，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乃是因过新年，他书房要换一副对子，求太师一写。故此裱了红绫，差家人送来。云太师看书罢，他平日同刁国舅不睦，欲不代他写，却又不好回他，只得勉强收下，道：“管家回去拜上贤侯，过一二日写成送来罢。”那家人答应，叩头辞去。不表。却好钟御史与雁都统二人朝散来访，云太师因留二人书房小饮。饮酒中间，太师道：“今有刁国舅送一副春联来写，老夫久疏文墨，托钟年兄代写。”钟珮道：“既是大人有命，敢不应教，只恐有恶太师尊名。”雁翎道：“这刁国舅莫非是那太平侯刁发么？”云太师道：“正是。”雁翎道：“这等奸佞，睬他则甚！闻得他在太平庄作恶多端，有日



落到卑职手中，也不能轻放于他，少不得要代百姓除害。”正是：

忠奸各一性，心意不相同。

太师道：“此言正是！老夫平日也怪他不仁，只是举笔之劳，老夫不好过却。”

三人说说笑笑，不觉更深了。太师吩咐撤去酒席，众家人答应。撤去杯盘，捧上三樽香茗，三人散坐谈心。钟珮乘着酒兴，道：“何不把小刁对子纸拿来写写，有何不可？”太师道：“如此甚妙。”遂叫安童磨浓香墨，收拾书房，拂开红绡，左右书童掌上两支银灯。钟御史提起羊毫来，一挥而就。正是：

落墨烟云起，下笔是龙蛇。

钟珮写完，云、雁二人连声称赞道：“真乃妙笔！”钟珮道：“不过聊以塞责而已，还求指教。”三人又叙了一会闲言，各人告辞。太师走出书房，各自回衙。次日，太师命家人送对联到刁府。刁发收下，赏了云府家人，家人谢去。按下不言。

且言过了几天，乃是众臣恭奉天腊胜会。那日天启皇爷驾临早朝，百官朝驾，文武两班，山呼万岁，好不威武。怎见得？有赞词为证：

赞曰：

九重金殿，灯烛辉煌；五凤楼前，乐声齐奏。金钟响处，文官们个个拜丹墀；花鼓鸣时，武将等人人朝凤阙。但见紫袍金带映着白玉瑶阶，玉珮朱纓照着金砖甬道。宝鼎香烟浮绿字，金台彩灯结红花。果然是：世上最尊天子位，人间富贵帝王家。

闲言少叙，且言天启皇爷朝贺已毕，传旨文武百官在通明殿赐宴饮酒，庆贺天腊。那些内阁大臣和六部、九卿、翰林、科道，领旨饮宴。正是：

皇恩真浩荡，春气映光辉。

那些百官人人领旨，文东武西，各各叙位而坐，天子居中，



云

钟

雁

众臣谢恩。赐坐已毕，有黄门内监一对对进爵捧盘，真是山珍海味、玉液金波，说不尽的御筵富贵。左右乐声齐奏。酒过三巡，王开金口道：“朕自立位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皆赖众卿辅政之功。今日共享太平，卿等莫拘君臣之礼，须尽欢而散。”众臣齐声道：“愿吾王万寿无疆！”这一声未曾说了，猛听得一声响亮，犹如雷振一般。天子大惊，忙问：“是何原故？”忽见天上东南角边一派红光而起。天子传旨，命众臣看来。那些诸臣领旨，一同起身。走到滴水沿前白玉阶边一望，只见那东南上红光起处，非灯非火，似明霞一般，西北落去。红光过了，又见三个大星，红光闪闪，下有五色祥云，也随红光落在西北上而去。皇上问道：“主何凶吉？”有钦天监奏道：“恭贺万岁洪福齐天！此乃景星庆云呈祥献瑞，主国家有道，人寿年丰，当出不世奇才，以表至治。只是那红光响振，恐有西北上刀兵之动。然一响即散，又有景星压住，也无关大事。臣等谨贺！”皇上道：“但愿如卿所奏，则寡人之幸。”传旨众臣，各依原位。又饮了两巡，然后皇上回宫，不表。

单言云太师谢宴，随众出了午门，上轿打道回相府而来。不一刻到了府门，下轿步入中堂。家丁接住，捧上香茶一盏。太师吃过茶，歇了歇，叫家人摆香案，敬过天地，然后入内堂拜祖宗、灶神。夫妻见礼。老爷无儿，膝下只有一位小姐，年方八岁，名唤素晖。小姐上前拜过爹娘，然后是那些合府的家人、妇女，上前即头。恭贺已完，又是那相府的一班执事人员、站堂官、听事官、巡补官、中军官、校尉官、巡风官，一对对雁翎般入中堂，排班儿即头参贺。相爷吩咐外边赏席，众人答应，谢了出外。不表。又有那些合城的大小文武官员，或是用帖的，用手本的，各自穿公服都到相府恭贺。相爷吩咐堂官，收帖挂号，一概免见。那些官员，央堂官挂号，回去了。

相爷在府家宴，与夫人闲讲。夫人道：“相公早朝以后，妾



身正在房梳洗之时，猛听得天上一声响亮，东南上一派红光，不知是何缘故。相公在朝看见的么？”老爷道：“下官早朝，蒙皇上恩典，赐百官饮宴。正饮酒之时，听见一声响之后，东南上一派红光。天子大惊，率众观看，不知是何缘故。忽见红光过后，又有片五色的祥云，三颗明星压将下去。万岁问时，据钦天监陈明禀奏道，该有不世奇才出来，辅助至治。只是那一声怪响，与那红光落在西北上去，恐西北二处有兵火之变，亦不为大害。我想西去有总兵官张成把守，只有北狼关幽州大寨，却是那刁国舅太平侯的妻舅胡申在那里做都督，镇守三山关隘。闻他在那里图财好色，不得民心。下官久要参他，奈有刁发在内，恃椒房之宠，未敢轻动。”夫人道：“又来了！自古道：不干己事留他便。同人作甚对头！”夫妇二人说说谈谈，不觉晚了。吩咐丫环端上晚饭，老爷同夫人、小姐家宴。相府众人庆贺元旦，与众不同，合家大小俱坐一席。只也不表。

单言太师饮了几杯，便叫收；吩咐乳娘带小姐安寝去了。老爷也因年老，又辛苦了，也就睡了。上床一会，合眼朦胧，忽见窗外一派亮光，从空罩下一轮明月，落将下来，落在后楼，一声响亮，将楼打倒。老爷吃了一惊。正是：

明月忽然天上落，不知祸福能若何？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云太师无儿继子 钟御史爱女联姻



云

钟

雁

词曰：

晋楚齐秦才过，梁唐汉魏回头，英雄血泪染沙丘，
刺水残山依旧。

蒿下黄花初老，江边红叶传秋，眼前风景不停留，
瞥眼无情过手。

调寄《西湖》

话说那云太师大叫一声，不觉惊醒，一身香汗，乃是南柯一梦。耳听谯楼，正打三更。夫人见老爷惊叱，便问：“相公是何原故？”太师道：“夫人，真正好生奇怪。方才下官合眼朦胧睡去，忽然见一轮明月从空飞将下来，打到后楼上面，铮铮有声。下官惊醒回来，却原来是一场大梦。但不知主何吉凶？”夫人道：“古人梦日生男，今日相公梦月当生奇女。落在后楼，莫非应在女儿身上？”老翁叹道：“古人云：女生外向，你我夫妻二人，年过六旬，只生此女。一个女儿，便是奇才，也做不得香烟后代。”说罢，叹声不止。正是：

身逢老迈思儿女，人到中年望子孙。

夫人听了道：“相公差矣！女儿虽是外向，也有半子之分。将来长大成人，拣一个好女婿，招在家中，膝下也可奉养。”太师道：“这有何难！不管哪一房，过继一个就是了。只怕不长进，有辱家声。我想三房里有两个儿子，大的云元，年已三十岁了；只有二侄云文，年方十六，可以过继。只是我素日闻得他愚蠢不堪，终日顽皮，不肯念书。又怕承继过来，反惹气恼，所以未



决。”夫人道：“那是三叔自小儿不教之故。过继之后，送他人学，严切教管他就是了，有何难处！”老爷道：“说的也是。”

次日太师朝回，便与夫人商议，写了一封书子，叫过两个老家人，叫做张能、李得，吩咐道：“有书一封，你与我送到山东家内，交三太爷开拆。就请二相公一同来京。回来有赏。”那张能、李得答应道：“是！”领了书子下来。正是：

无端洒下钩和线，从今钓出是非来。

话说那两个家人，领了太师的钧旨，收拾行李，备了马匹，就是当日动身，往山东去了，不表。

再言那钟御史，有一位公子，年方十二，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一表非凡。名唤山玉，号叫林云，从在京一个翰林读书。那翰林是钟爷的同年，姓文，名正，号真儒，为人端方正直，博古通今，现任翰林之职。因翰林院是个冷淡的衙门，除朝廷编修之外，别无他事。他宅同钟府相近，故钟珮将公子早晚送去读书，非认真为师，不过是交好之意。那文翰林也有一子一女。那女儿年方十岁，名唤翠琼，却聪俊非常，千伶百俐，无论描龙刺凤，件件皆精；就是那诗词歌赋，无所不会。这也不在话下。

不觉流光荏苒，早是正月初八日。那日钟珮朝回无事，思想新年以来，尚未与太师聚谈聚谈。元旦贺节，不过一帖，朝房会见，又不好谈心。思想今日无事，不免前去探望探望。随命家人，传外班打道，到云府而来。不多一刻，早到相府。相府那些门官、家将，平日知道相爷同钟爷相好，时时来往惯了的，相爷在家，并不通报。钟珮到门下轿，直入书房，无人阻挡。钟珮到得书房，只见云太师挽着小姐，在那里看盆景梅花，背着脸，闲立闲顽。钟珮见了，紧一步叫道：“太师爷在上，卑职在此恭候呢！”云太师回头，见是钟御史到了，便笑道：“原来钟年兄到了，老夫失迎了！”二人登堂，见礼已毕，太师便叫女儿过来拜



见叔叔。小姐听了，走到中间，叫声：“尊叔大人在上，侄女拜见！”端端正正，拜了两拜。钟珮忙忙答礼，扶住道：“姑娘少礼！”小姐拜罢，侍立一边。钟珮细看云小姐，生得如花似玉。正是：

若非群玉山头客，定是瑶台月里人。

那钟珮细看云小姐，虽是小小孩童，却生得骨格不同，犹如出水芙蓉，毫无俗气。口内不言，心中想：“若与我孩儿山玉为婚，倒十分相配。”便称赞道：“太师好位令爱，卑职一向并不知道。”太师道：“小女一向随他母亲学学针黹，写写字。老夫见他字还写得好，今早带他到书房读书破蒙，不想却遇年兄，有失回避。”钟珮道：“既然如此，我有一位先生，可以荐来设教。”太师道：“老夫只有一个小女，哪里费事请师。如今要过继舍侄为子，倒也要请位西宾。请问是哪一位？”钟珮遂将文翰林的家世说了一遍。太师道：“莫非是丙辰科的进士文正？”钟珮应道：“正是。”太师道：“既然如此，候上元后，烦兄相请，老夫自然下帖过去。师生之礼，不可造次。”钟珮道：“是极！是极！”思想没有什么达复小姐，遂在身上解下所佩玉环，递与小姐道：“贤侄女，无可赠你，拿去顽罢。”小姐不敢去接。太师道：“既是叔叔所赐，收了罢。”小姐方才谢一声收了，同丫环进内，不表。

再言云太师，当日就留钟珮书房小饮。饮酒中间，钟珮启口道：“请问令爱可曾恭喜受聘？”太师道：“因年小，尚未。”钟珮道：“自然也要门当户对。”太师道：“转不在乎贫富，倒是人才二字要紧。”钟珮道：“卑职有句心言，只是不敢冒渎。”太师正色道：“你我相好，但说何妨。”钟珮道：“卑职所生一子，今年十二岁，虽不聪俊，倒也念得两句书。欲想来联秦晋，只恐高攀不起。”太师道：“何出此言？想令郎自然是不凡之子，老夫又与年兄相好，如此甚妙的了。”钟珮道：“既蒙不弃，只求庚帖。倘